

# 从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看女性的觉醒

简姿亚

(湘潭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几千年来,中国女性一直处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作为其为人处事,甚至是完善自我的标准与尺度。她们的自我意识非常贫弱,更无从产生自我解放的意识,也无从谈“觉醒”二字。直到近代,当西方的学说与思想涌入,当中国面临生存的危机,当知识女性群体逐渐形成,中国的女性终于开始觉醒。

## 一

1898年7月维新派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它非常明确地说:“我道这报是救我们二万万人得平权的起点。《女学报》多印一天,多销一张,便是平权的话,多引一线,多积一面。”<sup>[1]</sup>这份刊物的诞生,标志着女性最初的觉醒。首先,它是我国知识女性为争取自身解放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女学报》的主笔与撰稿人几乎全是女性,它抒发的是女性的心声,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女性自己呼喊出“妇女解放”。第二,它是我国第一份面向女性读者的刊物,宗旨是宣传变法维新,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争取妇女参政,主张男女平等,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妇女解放,并且希望唤醒其它女性。

此时女性们的解放思想不仅仅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女子教育、男女平等思想的阐释与发挥,她们非常明确的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而维新时期的康梁未能有勇气做到,为此她们也感到无比地自豪与喜悦:“日报通行在中国,已经许久了,到今天更见日盛。至于设报的人,或者是本国的绅商,或者是外国的教士,从来没有为我们本地女子设立报的。故此不独他们男子和外国人,看为希奇,即我们自己,岂不也觉得新奇!直把戒外言、内言的这块大招牌,这堵旧围墙,竟冲破打通了,堂堂皇皇的讲论女学,女主笔岂不是中国古来所未有的呢?我们现在竟直言不讳,亦畅快极了!”<sup>[2]</sup>

《女学报》的内容与特色为其后的女性报刊所拓展与深化,而其后女性的觉醒也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 二

1902年至1913年,中国的女性报刊蓬勃发展,这是女性报刊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此时共出现女性报刊50多种。如此众多的报刊再次发出妇女解放的呼声,与维新时期相比,它更为强烈、更为深入,也更加声势浩大。从女性报刊看,这一时期女性的觉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女性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的纲常伦理造成了女性的悲惨处境。《女子世界》这般写道:“吾国民之半部分,则忧愁惨淡,家庭被压制,娇躯弱质,身体被戕贼,得永远监禁之罚,以三从七出而终。”<sup>[3]</sup>《中国新女界杂志》对女性处境之描述更是入木三分:“……地面上,有一个大洞,看下去,有许多层小梯儿,史字先走下去,我只得也随着下来,觉得里面鬼哭神号,阴风凄怆,朝四处一看,地面虽不甚大,却恍惚象长江大河、五岳四读都包括在里面,难道是个幻境么?史字说:你不看见这上头一层,原是奴隶两个字的位置,这个地方,还在奴隶的底下,方是女子两个字的位置……前边出现的一条大水,……是自从女子字被压制在这儿以来,那无量数的血泪儿,经过了几千年,从一珠一点,积累成支支大水,若论这大水的名儿,便唤作血泪江。”<sup>[4]</sup>

基于对女性处境的深刻认识,她们更强烈地批判封建纲常伦理。“有民贼独夫者出,利用君臣之名义,以凌压一切,所谓专制政体也。上有专制之常出,下有专制之户主,父之对于子,夫之对于妇,兄之对于弟,无不以专制行之,更倡为三纲之说,流毒无穷。”<sup>[5]</sup>《中国女报》则说:“观四千年来沉沉黑狱女界之现象,曰:三从四德也,培养奴隶之教育也,防范奴隶之苛律也。”<sup>[6]</sup>《神州女报》认为只有破坏封建的纲常伦理,才能实现妇女的解放:“要提倡真正的女权,定要把四千年来三纲三从的邪说破坏得干干净净,然后女子才有见天日的希望。”<sup>[7]</sup>当时,几乎每份女性报刊都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批判。

第二,为实现男女平等,从各个方面要求争取妇

女的权利。

### 1. 要求婚姻自由, 实行家庭革命

《留日女学会杂志》指出:“婚姻专制之弊, 急宜改革也。中国主婚之全权, 实在于父母, 而无子女容喙之余地, 此其弊之最大者也。”<sup>[8]</sup>《神州女报》提出应保证女子结婚和离婚的自由:“不用父母强逼, 媒灼说谎, 一任本人作主。”“提倡自由结婚主义。倘有彩凤随鸦, 明珠投雀, 遇人不淑, 则急当宣布离婚, 任其再嫁。禁娶妾旁淫之俗, 明夫死守节之非, 务使男子不能有加于女子, 女子亦不能下有于男子, 如此则自由平等之风普及矣。”<sup>[9]</sup>

家庭革命论是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们提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神州女报》认为女性要解放, “应当和家庭决裂, 进行女子家庭革命。”<sup>[10]</sup>这一时期许多女子认为“欲革国命, 先革家命, 欲革家命, 还请先革一身之命。”虽然家庭革命论导致了一些偏激的做法,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无疑是女性寻求解放的一条途径。

### 2. 要求实行女子教育

《女学生》认为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教育不平等, 秋瑾在《白话》第一期中指出:“要尊贵女子的权, 必须先兴女子的学。”《留日女学会杂志》认为要改变女子“知塞”、“位卑”的状况, 必须发展教育, 并且说:“教育者, 文明之母也。……若我中国半数女子, 得熏陶于文明教育, 学术自高, 思潮亦远, 海内一呼, 闺阁皆应, 虽数千年恶习, 不难一扫而空之。”由此可见教育在当时女性心中的重要性。《女子世界》写文章指出:“女子既不学, 则天性本驯者, 日以顺从为事, 依赖之外一无所称。”“教育范围日以广, 社会之魔害日以消, 国民之精神日以发达。”教育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女子幸福的事, 而且关系着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由于女性报刊的大力鼓吹, “当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办女学的热潮, 许多昔日的绣楼小姐终于进入了洋学堂, 学到了新知识。”而许多女子又通过教育逐渐觉醒并成长为新一代的女性。

### 3. 要求经济上和人格上的自立

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 女子地位卑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自营生计。所以她们呼吁广大妇女, 要想求得解放, 必须经济上自立。《中国女报》说:“兴女学, 兴女学, 而不谋所以巩固自立之基础, 吾恐其教育之效果, 不过养成多数高等之奴隶耳, 于吾振兴夫何有!”(中国女报第2期)

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一时期的女性不仅认为经

济上要自立, 而且人格上也须独立。《神州女报》指出:“作为一个新妇女, 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样, 才能彻底去除依赖的习性, 改变受奴役的处境。秋瑾认为要摆脱“一世囚徒”、“半生牛马”的“十八层地狱”的生活, 必须取得经济上和人格上的独立。她在《中国女报》第1期中如是说:“但凡一个人, 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 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 自活的艺业呢? 如今女学堂也多了, 女工艺也兴了, ……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 也不致坐食; 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呢, 可使家业兴隆; 二来呢, 可使男子敬重, 洗了无用的名, 收了自由的福。归来得家族的欢迎, 在外有朋友的教益; ……如再志趣高的, 思想好的, 或受高等的名誉, 或为伟大的功业, 中外称扬, 通国敬慕。这样美丽文明的世界, 你说好不好? 难道我诸姊妹, 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 不思自拔么?”

### 4. 积极争取妇女参政权

从创办第一份女性报刊开始, 知识妇女们就有着参政的意识。辛亥革命胜利后, 从1911年至1913年创办的女性报刊, 其主要特色便是鼓吹女子参政。这时出现了一个积极争取女子参政权利的高潮。《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的《简章》明确宣布“本报以增进女子常识, 阐明天赋人权, 为将来女子参政之预备。”而《女子白话报》认为革命成功以后“应当享受参政的权利”, “参政是女子本分应作的事情, 并不是格外的要求, 是女子应有的, 也是女子应争的。”《妇女时报》则说:“欲求社会之平等, 必先求男女平权, 欲求男女之平权, 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女性报刊之积极争取女子参政权的舆论鼓吹, 推动着现实生活中女性争取参政权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三, 从女性报刊看, 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意识到结成团体, 争取女权的重要性, 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秋瑾说:“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 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 为女界之总机关, 使我女子生机活泼, 精神奋飞, 绝尘而奔, 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实际上,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就是“以开通风气, 提倡女学, 联感情, 结团体, 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还有人写文章指出:“若于男女间论之, 则不结团体, 女权必不能兴, 女权不兴, 终必复受家庭压制。”从现实社会来看, 这一时期的女性团体非常活跃, 如女学会、共爱会、非偶会、不缠足会、锄异社、留日女学会等, 并且大部分团体都创办了女性报刊。以妇女团体为依托, 以女性报刊为

宣传阵地,这是当时女性解放运动的一大特征。

第四,面对国家、民族的巨大生存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要争取自身解放,必须和男子一样,投身于救亡运动,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中国女报》第2期的《大魂篇》说:“吾之所视于同胞姊妹者,为我女子辟大世界,为我祖国发大光明,为我女界编大历史,争已失之女权于四千年,造已死之国魂于万万世。……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不亦我女子之天职乎,尽我天职,以效祖国。”《女报》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

这一时期女性报刊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主流是抨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呼吁广大妇女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巾帼须眉,相将携手,以上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除异族,光复河山,推翻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话剧。”爱国、救国的呼声与妇女解放的呼声互相影响,互为促进,一道为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推波助澜。

### 三

但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仍未真正地觉醒。首先,她们倡导的女性解放仍然以男性为标准、为参照系统。从女性报刊所展示的内容来看,女性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如男人般的女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便是一个典型。她的笔名,诸如“鉴湖女侠”、“强汉”、“铁肝生”、“竞雄”等,昭示着她“做男人一般的女人”的愿望。另外,据《中国女性史》记载,秋瑾经常的装束就是如男子般打扮。就连女性解放的先驱者也在模仿男人的言行举止,更不用说其它女性了。尽管陈撷芬曾经提出:“即有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志者,亦必以提倡望之男子。无论彼男子之无暇专此也,就其暇焉,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学而已,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但这样的呼声在当时是非常微弱的,觉醒了的女性们所倡导的妇女解放仍是一个向男性靠拢、回归的过程。

其次,传统的价值文化仍在影响着女性的觉醒。破旧立新是近代社会的一大半任务,但传统的价值文化根深蒂固,即使经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冲击,到辛亥革命时期,社会风气仍然未开,某些封建意识封建思想仍潜踞在国民心中,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人们认识、评判事物。知识女性也不例外。如她们在谈到妇女的职业问题时,大部分仍未能脱离“女工”、“女艺”的思想藩篱。《女报》认为女性最合适的职业是从事手工劳动,而《女子世界》则认为

适合女性的职业教育为四项:美术、裁缝、编织、做花。笔者认为,这依然是“男女有别”的意识在作祟。

再次,这一时期的女性觉醒主要属于知识女性的觉醒。因为当时能识字的女性尚属少数,对于广大不识字女性来说,她们无从读书阅报,也难以从其它方面接受妇女解放思潮的洗礼。那时,觉醒了的以及觉醒后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女性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讲,女性报刊之对女性的启蒙作用也是有限的,仅限于知识分子当中。

最后,宣传妇女解放与反清革命斗争相结合,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并不利于妇女自身的解放。因为这会直接导致女性自身的社会意识强而个人意识弱,直至普遍缺乏自我解放意识。女性的解放一旦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女性就会不断自觉地接受为男性政治所决定的国家意识的干扰与统驭,同时不自觉地抛弃了原本强烈的自我意识,仍然成为“利于男子之女人而已。”

以上所谈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觉醒的局限性,其实,这也是时代局限性之体现。我们不能苛求,而且,当时女性的觉醒也确定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相对于几千年来来的无意识与非意识,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觉醒焕发着绚丽夺目的光彩。我之所以谈局限性是因为在我们今天这个现代社会里,许多女性仍然有着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的弱点,诸如以上所说之四个方面,几乎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存在。对我们而言,这应该是一种警醒。时代在前进,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女性觉醒”这四个字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 参考文献:

- [1][2] 女学报·1898
- [3] 女子世界,(7)
- [4][5][8][12][17][18][23]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M].人民出版社,1982
- [6][20] 中国女报[N].(1)
- [7][9][10][16] 神州女报,(2).
- [11] 女子世界[J].(4).
- [13] 女子世界[J].(3).
- [14] 李喜所.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3.
- [15][21][22] 中国女报[N].(2).
- [19] 妇女时[N].(6).
- [24] 女子世界[J].(9).
- [25] 陈撷芬,女学报[N].1903.